



陈 瑞 苗 主 编

社会人生文化

吉林文史出版社

SHEHUIRENSHENGWENHUA

社会·人生·文化

陈瑞苗 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SHE HUI·RENSHENG·WENHUA

社会 人生·文化

陈瑞苗 主编

责任编辑：俞慈韵

封面设计：姜 凡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 4.875印张 插图107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长春科技印刷厂印刷

印数：1—27,500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统一书号：7437·30

定价：0.90元

目 录

余·味·智·····	陈瑞苗 (1)
今日何其少 明日何其多·····	陈瑞苗 (2)
切莫再蹉跎·····	陈瑞苗 (4)
读书要明确目的·····	李敬佑 (5)
走出一条路来·····	端 志 (6)
行万里而增知识·····	陈祖基 (8)
业精于勤·····	俞茂云 (9)
“无”的作用·····	陈瑞苗 (13)
“狼来了”与危机感·····	小 可 (14)
仙人掌自品·····	陈瑞苗 (15)
说“言”·····	何宝康 (16)
虫的皮蜕与人的“蜕皮”·····	楼铁镔 (18)
略谈“吃亏”精神·····	章岳龙 (19)
既要“千里马”又要“老黄牛”·····	陈瑞苗 (20)
报国无私赤子情·····	邵兴人 (22)
老实做人第一义·····	邵兴人 (23)
恭喜发财·····	邵兴人 (24)
“人言”何以“可畏”·····	非 非 (26)
“他算老几”考析·····	邵兴人 (27)
流言与臭气·····	陈瑞苗 (29)
谨防“八分头”里生是非·····	陈瑞苗 (32)
“中箭落马”慢镜头分析·····	章岳龙 (33)

署名的盗窃者·····	陈瑞苗 (35)
变形眼·····	王建华 (36)
得失金鼠见拳经·····	陈瑞苗 (37)
说借书·····	楼铁镬 (38)
说“圆”·····	梁培甫 (39)
梯子·····	金雨江 (40)
你留下什么足迹·····	陈瑞苗 (41)
我自己属于谁? ·····	陈瑞苗 (42)
抛弃“猪栏的理想”·····	陈瑞苗 (44)
这个“高调”非唱不可·····	陈瑞苗 (45)
成功与机遇·····	王建华 (46)
遵循现行政策 牢记远大目标·····	陈瑞苗 (48)
“龟兔赛跑”补议·····	王 晨 (49)
友谊——事业的一片绿荫·····	邵兴人 (50)
“航天之父”的遗憾·····	越 文 (52)
青年朋友, 请拒绝·····	越 文 (53)
岁尾杂辞·····	越 文 (55)
乡野草莽多“水晶”·····	邵兴人 (56)
伯乐也要识“辕马”·····	杰 锋 (57)
牵牛花·····	金雨江 (58)
架设起心灵的“热线”·····	邵兴人 (59)
少“包涵”多“关照”·····	章剑谷 (61)
重视身边的“孔明”·····	金雨江 (62)
从诸葛亮用马谡说起·····	郑金德 (63)
说“猫”·····	邵兴人 (64)

沉默的好处·····	楼铁镗 (65)
“君择臣，臣亦择君”新议·····	盛 赞 (67)
孩子说谎的三种类型·····	叶 楠 (68)
魏延的悲剧·····	楼铁镗 (69)
人与虎的区别·····	越 文 (70)
率先致富与党的宗旨·····	章岳龙 (72)
在越王殿壁画面前·····	陈瑞苗 (73)
却之有甚不恭·····	关 洪 (74)
说“名”·····	楼耀芳 (75)
一之已甚 其可再乎? ·····	陈瑞苗 (76)
评“猫”的标准·····	李敬佑 (77)
要保护探索者·····	陈瑞苗 (78)
“婆婆”刍议·····	朱振国 (80)
从“研究研究”说起·····	陈瑞苗 (81)
对“研究研究”的研究·····	陈瑞苗 (82)
消除“内耗”增强活力·····	邵兴人 (83)
“批条子”小议·····	杰 锋 (85)
“做来看”者该自责·····	陈瑞苗 (86)
“神仙”数字搞不得·····	章岳龙 (88)
“病”的妙用·····	俞 风 (89)
“社会问题”妙用·····	章剑谷 (90)
切莫“腌菜缸里养螺蛳”·····	关 洪 (91)
作报告的艺术·····	王建华 (92)
何必如此激动·····	陈瑞苗 (93)
“病毒”在吸引力中增殖·····	陈瑞苗 (95)

君子当绝“四语”	俞 风 (96)
“等于”论者之“等于”	陈瑞苗 (97)
谨防“欺以其方”	何宝康 (99)
愚妇不愚	陈瑞苗 (100)
“依我来”怎么得了!	陈瑞苗 (101)
凌人之气不可长	陈瑞苗 (103)
奖状与奖金	朱元桂 (104)
可笑与可恶	越 文 (105)
花炮	越 文 (106)
鲁相公孙仪的辩证法	佚 名 (108)
“一好”焉是“百好”	章岳龙 (109)
现代“华威”病毒	洁 黑 (110)
不能乱“刮风”	章岳龙 (111)
房子的随想	何宝康 (112)
膝盖功能杂论	储瑞耕 (114)
旧西装和“穷相”	越 文 (115)
打开窗户以后	陈瑞苗 (116)
鹤鹤相似岂无别	陈瑞苗 (117)
眼泪的功能	陈瑞苗 (119)
汉文帝除肉刑断想	越 笋 (121)
朱见淑墓碑前所感	楼铁镗 (124)
有感于关牧村泪洒商店	王建华 (125)
玩具古今谈	宋志坚 (126)
“给抱孩子的让个座!”	越 笋 (128)
不合时宜的土风	青 屏 (129)
“啊哼——呸”与下意识	陈瑞苗 (130)

“四喇叭”的遗憾·····	金雨江 (132)
四眼井的遐想·····	金雨江 (133)
笑林杂说·····	王建华 (134)
从“反射镜”引起的思索·····	章岳龙 (136)
话说民气·····	越 文 (137)
从花坛被毁说开去·····	越 文 (138)
毡帽·脚布·····	王建华 (140)
“障壁”今昔谈·····	周维新 (141)
莫将痛疽当宝贝·····	章玉安 (142)
岂容恣意贬损鲁迅及其著作·····	陈瑞苗 (144)

余·味·智

陈瑞苗

最近，一位朋友来信，询问何谓“三味书屋”。我为此翻阅了一些资料，从中得到不少启示。于是，在回复朋友的提问以后，还觉得应该就“余、味、智”三字花点笔墨、发点感想。

余、味、智三字之间，从字面上看，似乎互不搭界，没有联系。但同读书连起来，就大有关系，大有讲究了。据《古城绍兴》中的“三味”考：“三味书屋”原为“三余书屋”。“三余”之谓，源于三国董遇所说的“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晴之余”。究其意，就是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空余时间来读书。后来苏轼的诗句“此生有味在三余”，正是对利用空余时间读书的乐趣的抒发。“三味书屋”屋柱上的那副抱对：“至乐无声唯孝悌，太羹有味是诗书”，也是对读书之味的生动刻画。据《李淑书目》称：味若太羹的诗书，加上“史为杂俎，子为醯醢，是为书三味”。列为“三味”之一的“子”，即先秦百家著作中的“子书”，它包括哲学、政治、科技、艺术之类的书籍。寿峰岚把原称“三余书屋”的“余”字改为“味”字，意在点明含经生味，读书可以体会所读书籍之义理。

“余”中有“味”，“味”中得智。人的知识来自实践，来自读书。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精神的食粮。它犹在时代波涛中航行的思想之船，把珍贵的货物运送给一代又一代。在中国，经传至今的“造烛求明，读书求理，明以照暗，理以照心”的格言，说的是读书的重要，读书的作用。历来的胸怀大志、勤奋好学者，总是“余”中求“味”，从不轻

易地放过一分一秒的时间的。鲁迅便是这样出色的实践者。他在十二岁至十七岁这段时间里，求读于“三味书屋”，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广泛涉猎野史笔记、古典文学作品，从中吸取民主思想和爱国精神，为后来从事革命文学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著名作家巴金，在晚年极少会客，是“希望在活下去的时间里，不浪费时间，多做一点事。”

日出唤醒大地，知识唤醒头脑。使人发光的不是珍宝，而是知识。记得列夫·托尔斯泰曾说过这样一句形象而深刻的话：“没有智慧的头脑，就象没有蜡烛的灯笼。”现在，由于电的广泛应用，供人照明的灯笼，早已成为罕见之物，但在我们的队伍中，空有其名、虚有其表的“没有蜡烛的灯笼”，却并不少见。这种人，以闲为乐，把时间消磨在闲话、闲散、闲混之中，不求真才实学，甘愿滥竽充数。他们口头上和声于“振兴中华”，实际上却没有决心用丰富的知识来充实自己，唤醒自我，连与本岗位有关的基本常识，也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如此这般、何以为振兴中华出力？

年与时驰，将复怎及！“无烛灯笼”要到何时才发光？

今日何其少 明日何其多

陈瑞苗

本文标题两句话，分别引自明代诗人文嘉的《今日歌》和钱福的《明日歌》。细读这两首传诵历久的佳作，对于我们如何正确对待今日和明日，是有所教益的。诗曰：

“今日复今日，

今日何其少！

今日又不为，

此事何时了？
人生百年几今日，
今日不为真可惜！
若言姑待明朝至，
明朝又有明朝事。
为君聊赋今日诗，
努力请从今日起！”

《今日歌》劝诫人们珍惜时间，要从每一个“今日”开始努力，做到今日事今日了，不要今日推明日，因为“明朝又有明朝事”。钱福的《明日歌》与《今日歌》，可谓异曲同工。它劝人们不要“蹉跎”失时，坐“待明日”，为“明日”所“累”。诗曰：

“明日复明日，
明日何其多！
我生待明日，
万事成蹉跎。
世人若被明日累！
春去秋来老将至。
朝看东流水，
暮看西日坠。
百年明日能几何？
请君听我《明日歌》！”

我们每一个人，从少到老，都要经历“今日”和“明日”。但在如何对待“今日”和“明日”的问题上，由于思想境界各不相同，处世态度也大相径庭。概括起来，无非是两种情况：一种是胸中有个总任务、总目标，他们面临正在兴起的新的技术革命的挑战，肩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

任，感到“今日何其少”，“明日何其多”！分秒必争。这些同志，尤其是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知识分子，把爱国之志，变为报国之行，不仅是今日事今日尽力为，而且以新的姿态迎接“明朝事”。日复一日，坚持不懈。另一种情况是胸无大志，得过且过，虚度“今日”，坐“待明日”，什么四化大业、技术革命，对他们来说，似乎都没有关心的必要。今天是一九八四年四月廿四日，到本世纪末只有十六年零八个月了。须知“人生百年几今日！”“百年明日能几何？”问君今年几多岁？你在八十年代以至到本世纪末，又准备写出什么样的“今日歌”、“明日歌”！

切莫再蹉跎

陈瑞苗

“年少当及时，蹉跎日就老。若不信依语，但看霜下草”。这是《乐府诗集·清商曲辞》中的一首诗。文句简洁，寓意深刻。说的是青少年要珍惜青春，刻苦学习，切不可蹉跎误时，虚度岁月。

光阴如逝水，一去不复回。俗话“寸金难买寸光阴”，指的就是时间的宝贵。“山成由一簣，崇积始微尘。”人的知识和才能，是经过一分一秒的努力，一日一月的勤奋，逐渐积累、增长起来的。时间的消逝，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但不同的人，在同样的时间里，却会有不同的结果。这里，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志”。胸有大志者，惜时如金，分秒必争，为祖国的前途、人民的事业，澡身浴德，勤学苦练；无志者，虚度时日，白费岁月，“挥金如土”，谈何所得？

当今时代，青少年为振兴中华勤学苦练、奋发向上者，

甚多。他们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愧为祖国的新一代。这是值得称颂的。可是，在青少年当中，失机误时、不求上进者，也并非没有。他们有愧于时代的要求，有负于祖国的希望。当然，这些同志也并不是“大局已定”、没有希望。只要立志追时，重新努力，仍可跟上时代的步伐。为此，奉劝蹉跎者，切莫再蹉跎，夺回虚度时。

读书要明确目的

李敬佑

“开卷有益”是一句常被用来劝勉人读书的格言。在一般情况下，读书的确是学习间接经验，获取知识，陶冶思想的重要途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开卷”确实“有益”。但是，人们未必都知道，读书若不明目的，非但无益，还会误事误国吸。

据《资治通鉴》记载，梁元帝萧绎“性好书，常令左右读书，昼夜不绝，虽熟睡，卷犹不释……。”这位君主大概算得上中国历史上最嗜读书的帝王之一了。可是，当敌人兵临城下，国家破于旦夕时，他把所藏的古今图书十四万卷焚烧一光，并痛哭大呼：“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把亡国之咎归于不会说话的图书，看似大谬之极，其实恰好说明他到死都未领悟读书之真谛么？考梁元帝读书目的，无非寻章摘句，搜索骈丽，以博识夸耀于世。当时梁朝、外有西魏威胁，内有逆贼作乱，元帝之父萧衍就困于叛将侯景而死。元帝即位不是从书本里去探索强国兴邦的经验，而是离开治国的根本大计，空读诗书，坐而论道。例如，当敌人压境之际，这位皇帝还坐在龙兴殿眉飞色舞地给大臣们讲述《老

子》。无怪乎，清代著名学者王夫之贬斥他“得纤曲而忘大义，迷影迹而失微言”，批评他的读书同沉缅酒色，放浪形骸，玩物丧志，无甚区别。类似梁元帝这样虽好读书却不明读书精义的帝王，还不止一个，如隋炀帝、陈后主、宋徽宗等，这些人是出名的昏君，其读书专以夸饰，不以致用，于国无补，于之无益，终成千古笑柄。

今天，读书热潮遍布神州，绝大多数同志都为振兴中华而读，为追求真理而读，为陶冶情操、充实自身而读，目的明确，路子端正，读书之花已结出不少智慧之果，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也不必讳言，有少数人读书目的很成问题，或仅为个人追名逐利，或当作资本炫耀，……这些人读书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如果想一想梁元帝读书误国的教训，不无益处。

走出一条路来

端 志

鲁迅先生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我正在走自己的路，一条从没走过的路。

据估计，人的大脑能容纳全世界图书馆藏书的信息量，但不知是我天生愚钝，还是不够勤奋，以前读了十多年的书多半已经遗忘，在大脑皮层里留下的是一些支离破碎，似是而非的所谓知识。记得读小学时，我问什么叫思想，语文老师回答：“思者思也，想者想也，思想者思想也。”从此，我自以为找到了一条学习的捷径，任何词语都可以用这个公式去套，终于造成了既孤陋又浅薄的现在的我。

然而，知识在爆炸，时代在前进。我还不甘为时代的列车所抛弃，也不甘于当现代南郭混日子，于是，在早过了不惑之年、开始接近“知天命”的时候报名参加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生活真会开玩笑，象小说里所写的那样，我应考时的监考老师却是我早年的学生。我低着头，是羞赧、自卑抑或是惶恐、悲哀，我无法理清当时的心绪。他居高临下，认出了我，而且面带微笑，怜悯、嘲笑：“这么一大把年纪，又何苦呢！”我仿佛觉得在远处有人在这样说。但在切近处，我又十分清晰地听见有一位老者在说：“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我得到了解脱；而且，在我的眼前还确切地树着一杆路标，那是一位老考生，据说生于一九一四年。望着他雪白的头发，这更使我看清了所要走的路，我不但解脱了，而且净化了。于是，我高高地昂起了头，而且，向我以前的学生，眼前的监考官报之以微笑。

有人揶揄我是在步范进的后尘。我十分熟悉这位封建科举制度的牺牲者，对他表示深切的同情。经过一番严酷的扪心自问后，我认定自己与范进毫无雷同之处。我既不求名更不逐利，象我现在这样的境况，一纸大专文凭于我已毫无意义，所以，我决不会喜欢得痰迷心窍，更不会白挨老丈人一掌，因为他不是屠户，而是一个正宗的学者，而且已于十年浩劫中离开人世。

希腊神话中有个叫皮格马里安的雕刻家，他钟情于自己所雕刻的女神，将她看成是有生命的姑娘。在他日夜爱怜下，雕象真的成了美人，两人终于失谐美眷。人们把这一传

说称之为皮格马里安效应。现在，我在心中也已雕成了一座偶像，在我的倍加爱护下，我相信，皮格马里安效应也会出现的。

——我，将坚定地走下去，走这条从没走过的路。

行万里而增知识

陈祖基

曩昔读陶渊明的《咏田园诗》，每读到“鸡鸣桑树巅”一句，总觉得大惑不解。《诗经》上有《君子于役》篇，它说是“鸡栖于埭”，“埭”按辞书上解，为墙上凿的鸡窝，饲鸡是要营于窝，筑个棚的，鸡焉有栖宿于树巅而啼叫之理？况且在江南，“鸡飞狗上屋”是被认为是一句不吉利的俚语。于是我想，把“桑树巅”改为“桑树间”不是更好！按“巅”和“间”同属上平十五韵的“十三覃”，并不犯忌。何况格律诗是到唐代才形成的，在晋代其要求并不那么苛刻。同时，四声音韵学要到了南北朝时代才由德清人沈约创导。即便出于对仗的考虑，那“犬吠深巷中”对之“鸡鸣桑树间”同样工整、妥贴。举一反三地想过后，我振振有词地存疑了：陶潜老先生用那个“巅”字，未免失之偏颇。

巧极！有次我有幸去古运河边走了一遭，从扬州到江都，到邵阳，到高邮，到宝应。在宝应由于错过了班次，宿于一个叫下舍的乡间。这下舍很有特色，村村寨寨都隐于密密匝匝的绿树丛里。入晚，我去院外散步，闻树顶上到处有扑翅之声，还夹杂着低低的咕鸣。借着淡淡的月光，我抬头观望，不禁诧异地“咦”了起来。但见那每棵树的丫枝间都栖息着一只或几只公鸡和母鸡。一路寻去，两目所见，皆是

鸡栖于树顶的。

我叩问当地人，据说那里养鸡的习惯除小鸡专门哺养外，从来是不用窝棚的。一到黄昏，它们就很有规律地飞上树枝栖宿，度过漫漫长夜。告诉我的人还说，雏鸡每到有六、七两时，只要捧了它往树上抛掷几次，它们就会起飞了——这大约亦有遗传基因吧。

原来如此！我想起了“鸡鸣桑树颠”的诗句，深感羞惭。自己孤陋寡闻，居然还敢妄议前人之非！我想即便是下舍一地行鸡栖于树之风，那么“鸡鸣桑树颠”就不是没有根据的了。难怪古代王安石有难苏东坡的“吹落黄花满地金”和“黄狗睡花芯”的传说。是有一些地方的菊花不是“宁在枝头抱香死”，而是落瓣任西风的。是有一种小昆虫其名为“黄狗”，爬行于花芯间的。结果连学识如苏大学士的“秋花不似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等等，倒成了自我嘲弄而不胜汗颜了。

古人说：“学然后知不足”，信然。“读万卷书”果然能长知识，“行万里路”同样能增长一个人的阅历。学无止境，见多识广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

我们果然应该具备学有所长，学有所用的专门知识，但也应该尽可能使自己成为个学识渊博者，这样可免得囿于一端，而闹出种种贻笑大方的谬误来。

业精于勤

俞茂云

“业精于勤”。这是唐代大学问家韩愈留给我们的一句至理名言。这里的“业”，指学业；“精”，作纯熟解；“勤”，当然是

• 9 •